

庚子教難太原信眾為主致命百年紀念

李毓明

一九零零年義和團所發動的庚子教難中，在山西省太原市共有六十九位為主殉道者，其中二十六位已於一九四六年獲教宗庇護十二世立為真福品，並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安排，於今年十月一日立聖品。六十九位殉道者分三個不同的日子致命。

太原的三次致命事件

第一次：七月九日，兩位主教、兩位神父、一位方濟會修士、五位中國修士、七位修女、九位教友，首先在太原市天平巷的碑亭集合，然後被押到撫台衙門前致命，

第二次：七月十二日，兩位女教友，即七十二歲的李亞納及四



十五歲的武方濟加，在上肖牆街桑棉局大院内致命；

第三次：七月十四日，三十九位教友在大北門街東頭道巷致命。

事實上，方濟會早就申請將二千四百一十八位庚子教難中的殉難者列為真福。上述六十九人亦在名單之內。經教廷派員調查，至一九四六年，始將第一批屬於方濟會所轄太原與衡陽兩教區中二十九位宣為真福。（《中華殉道聖人傳》，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宣聖委員會編印，2000年版，頁16。）其中包括上述第一次致命事件，即在太原市撫台衙門致命的二十六位。

關於第二次及第三次致命事年，本文希望略作介紹，好使殉道者的事跡，也能在今次封聖的慶期中讓世人知悉。

毓明的父親和母親均有參與其中第二及第三次致命事件，以下是他們所作的見證。按著時間序，首先是母親的見證，然後是父親的見證。

母親的見證

太原南郊姚村人賈羅撒，由於家境貧寒，被家人送進了太原天主堂保赤會。庚子教難時，她僅九歲，隨著保赤會的老姑娘及二百多名女嬰孩，都被集中到位於上肖牆街的桑棉局大院内聽候處理，殉道烈士們的毅勇精神，堅固了教友們的信德，被拘桑棉局的教友們不間斷地唸著經，懇求天主也賞賜他們殉道的大恩。

據賈羅撒說：「那年七月九號下午約四點鐘左右，我們正在唸經的時候，聽到天空中美妙動聽的奏樂聲，這種音樂從來沒有聽過，在奏樂之處，忽出現一條既寬大又整齊的白雲帶，由太原城的西南方向飄來，經過我們頭頂時，音樂聲越高，越美妙動聽，每人都是合掌對心跪在地上，一邊聆聽音樂，一邊推想並互相鼓勵說這必是主教神父致命的顯兆，一直目送著那整齊的白雲飄往東北方向。」

事情不出大家所料，果然在第二天，有一隊

士兵來到我們這裡，告訴我們主教等已死。這時大家都認爲致命的時候來到了，所以每個人都預備著自己，一方面口中不住的唸經，另一方面各人檢查自己的衣服，看是不是還留著一點小東西，如果找到了，便扔到地上，連一針一線都不願帶去。過了一會兒，有一個兵頭向我們大喊說：「叛教不叛教？」可是沒有一個人應聲，兵頭便喝令把較老的兩位女教友，一名李亞納，年七十二歲；一名武方濟加，年四十五歲，高高的吊在院中，讓女嬰們看，企圖激起她們怕死的心。這兩位老人，一點也不怕，還不時的勉勵嬰孩們說：「小妹妹們，不要害怕，現在天堂門大開了，快準備升天堂吧！」

「七月十二日，官府又來恐嚇我們叛教，仍然沒有一人應聲，官府便將那兩位被吊過的老姑娘解到外面，過了不多時，兵頭捧著兩碗血對我們說：『誰要不肯叛教，就來喝一口』，嬰孩們一聽，便爭著去搶，人多血少，除了幾個年長一點的嬰孩們得到一口外，其餘的人都沒有享到這個福，我也只

是舔了舔碗。以後並沒有殺我們，而是把我們放回來了。」

父親的見證

在二十世紀上半期，每年的七月十四日，大約在下午五點鐘，太原市教友，不拘男女老幼，聚集在一座靠近北城門的「小廣場」，同聲歌頌，面對著一座高約七公尺的石碑注視、出神，回溯緬懷以往，期望將來，流連忘返。小廣場原位於太原市大北門街東頭道巷三號與四號之間，距離太原市主教座堂不遠。這兒當日是一座可容納千餘人的小廣場。目前已變成民居。

在這座鮮爲人知的石碑上鐫刻著在庚子年爲主殉道的三十九位烈士及三位殉道未果者芳名。石碑在五十年代遭到破壞，現在已無跡可尋。然而烈士的壯行，卻長留在教友的心中。

當年他們爲證實對唯一真主的堅貞信仰，毅然決然自動的來到這廣場，決不會想到，後日會有

人匯集到這裡，追念他們的芳表，高歌讚揚天主，因著他們殉教的義血，才換得了今日中國聖教普及全國的效果，聖德爾都良說：「殉道者的血，就是教友的種子」，他們真堪稱爲上主的忠臣，實在值得受信友們用公禮去崇敬。

在這些殉道者中，有毓明的祖父李忠義伯多祿和其大伯父瑪弟亞，還有殉道未果而受重傷的毓明的父親李士恆若翰。士恆親口講述了當年殉道者勇敢就義的經過，很是難得，堪稱爲這事的見證。

繼一九零零年七月九日，艾士傑主教（Bp. Gregorius Grassi, OFM）及富格辣主教（Bp. Franciscus Fogolla, OFM）、等二十六人在山西撫台衙門前爲主殉道後，七月十四日，山西巡撫毓賢又下令：「凡不肯叛教的男教友，都到北門街東頭道巷集合。」教友們聽到這命令後，人人心情激動，個個滿心歡喜，他們都沿著指定的地方前進，一路上當然是彼此互勉，相互鼓勵；忠義更不例外，當他一聽到這命令後，便給自己的三個較大的兒子——

士顏、士宦和十五歲的士恆說：「走！我們去升天堂吧！」於是便和家人告別，走向致命的地方。

士恆的父親忠義公原先祖籍山西省中部平遙縣，忠義在平遙縣城西南一個名叫七洞的小村成長。當時村中只有忠義一家信奉天主教。忠義的祖父李蝦吉在世時，家境富裕，在平遙城內設有銀號。蝦吉翁樂善好施，對窮人常加援手。蝦吉翁的銀號傳到忠義的父親泰榮時，便將銀號事業出讓給別人，自己到了平遙縣城天主堂幫助神父做傳教工作。後來，李家遇上了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的山西大旱，顆粒不收。忠義的父親於是率領全家老小，步行二百里路到太原城，暫住在北門街天主堂的對面，名叫香坊院的後面。這裡是天主堂的房屋，後改爲天主教公教進行會的會議廳。忠義工製鞋，暇時便給人修鞋。後來李家遷往頭道鄉，距離最終致命的地點不遠。

從李家到指定的地點，步行不過二十分鐘，但是必須經過幾條曲折的街道。往日太原市的街道

都是丁字形，這是當日建城時，為配合軍事上的設防而規劃的。忠義和他的兒子們從家中一齊出發，父親前邊走，兒子後邊隨，走過了幾條小巷，當轉彎的時候，士宦乘父親不察覺的時候，悄悄地溜走了。以後他想起當日的事非常後悔，一輩子過著補贖的生活，於一九三七年安然逝世。

忠義和他的兒子們來到致命的地點，這時已來了不少的教友，相識的也不少，地方小而人多，每人只好各自找自己的位置，然後安祥地跪下，口中不停地唸各人所喜歡唸的經。按當時的風俗，男人都留長辮，為了使劊子手殺戮方便，所以每個人都把自己的辮子，由頭上向前額拿下來，握在手中，同時彎下腰，把自己的脖子盡量挺直，這樣可給大刀留下便利的餘地。他們從早上來到這兒，等了三個多鐘頭，還不見劊子手，這不能不使他們心急，唯恐不能得到殉道的福份。因此，不時的往後看，是不是來了。

大約快到中午的時候，一隊劊子手隨著兵頭

跑來了，這時念經的聲音愈高，脖子也挺得愈直。劊子手們在「殺」的命令下，便揮刀亂殺。忠義和士顏跪的地方是在廣場的通道處，所以很容易的頭和身體便分開了，士恆跪的地方剛好有一塊台階式的大石，當劊子手的刀一落到士恆脖子上，刀便著了石，因此，只是砍斷了一股筋肉，氣管並未受損。因為教友多，所以劊子手也不管是不是每個人的頭都離開了身體，這便造成了士恆不能和他的父兄立時享見天主聖容的福氣。

以生命榮耀上主

劊子手還未殺到十分之一的人，領隊者便下令停止殺戮，收隊回府。其他未得殉道的教友，大失所望，便攔住劊子手，要求致命。但因命令既出，兵等不敢下刀，教友們只有相對而哭。總計這次殉道者共三十九人，李忠義和李士顏是其中的二人，另外還有殉道未果受重傷者三人：即李士恆、趙二牛和胡銀虎。

天主加給那些爲義而被窘難的人們的神力，是我們所意想不到的。我們聽聽士恆的這幾句話，便可知道，爲甚麼聖經上所說的三聖童在烈火中仍能同聲歌頌讚美天主；爲甚麼聖若望宗徒，在滾熱的油鍋裡，煎了數小時仍沒有死。士恆說：「當劊子手的刀落在我的脖子上時，我只覺得涼了一下，就甚麼也不知覺了，我在血泊中躺了兩天兩夜，」不知流了多少血，直到第二天——七月十六日上午，有一外教人由此經過，在衆死者中見有一人輕輕的抽縮，走進一看是相識的士恆，他只聽到士恆微微的聲音「渴」。這位好心人知道士恆由於流血太多而渴極了，便找了一塊破碗片，從剛下過雨的地面坑凹處，舀了一點穢雨水，潤了潤士恆的咀唇，便立即跑去告訴了他母親，士恆被母親設法抬回去，由於官府不准在原地居住，便整理了一點行李，臨時住到離城十里遠的澗河村。

那三十九位殉道烈士的靈魂雖立時歸天，而軀體卻仍在鮮血中沉浸著，教友們誰也不敢領屍埋

葬。過了數日，官府令專人將屍骸抬到大北門外城壕中，任烏鴉啄撕。時局安定後，教友們便將骨骸撿起，葬於北門外西澗河天主堂墳墓內。

士恆的刀傷既沒有條件敷藥、更沒有錢打針吃藥，祖母只是把他托靠給天主，全隨天主的聖意安排。刀口不僅沒有潰爛，倒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奇跡般地完全癒合了，士恆常給人講述此事，並風趣地說：「我在弟兄之中，排行第四，由於庚子年爲主致命時，被砍斷了一股筋肉，造成了兩腿不一樣長短，走起路來好像道路不平，在有些人眼中，我這好似成了短處，因而有些人諷刺的喊我『拐四』或『四拐子』，我竟不以為然，倒是覺著天主常同我在一齊，我爲了天主，聽在耳，忍在心，這也正是爲我立功好機會，我的傷口從砍傷直到痊癒，從來沒有疼過，這難道不是天主常同我在一齊嗎？」

士恆常說：「我的傷痊癒後，便到了聖堂相幫神父，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一生不愛多說話，博得了神父們喜歡和愛戴。後來神父把我介紹到太原

郵政局工作。」

餘生者建立公教家庭

作為太原市教區的心臟的主教座堂，在庚子教難中遭到徹底破壞，幸好很快就得以重建，至今保存完好，是致命事件唯一仍能保留下來的歷史紀念地點。其餘的各處，包括天平巷、撫台衙門、桑棉局大院及東頭道巷小廣場，均已面目全非，沒有半點遺跡可辨了。

一九零零年庚子教難時，李士恆隨父參與了為主殉道事件，士恆當時十五歲，由於大難未死，長大後與賈羅撒氏成婚，生有四子二女，依次為：毓珊、毓英（長女）、毓文、毓貞（次女）、毓明、毓章。其中毓文及毓明修道事主，分別成為太原教區及香港教區司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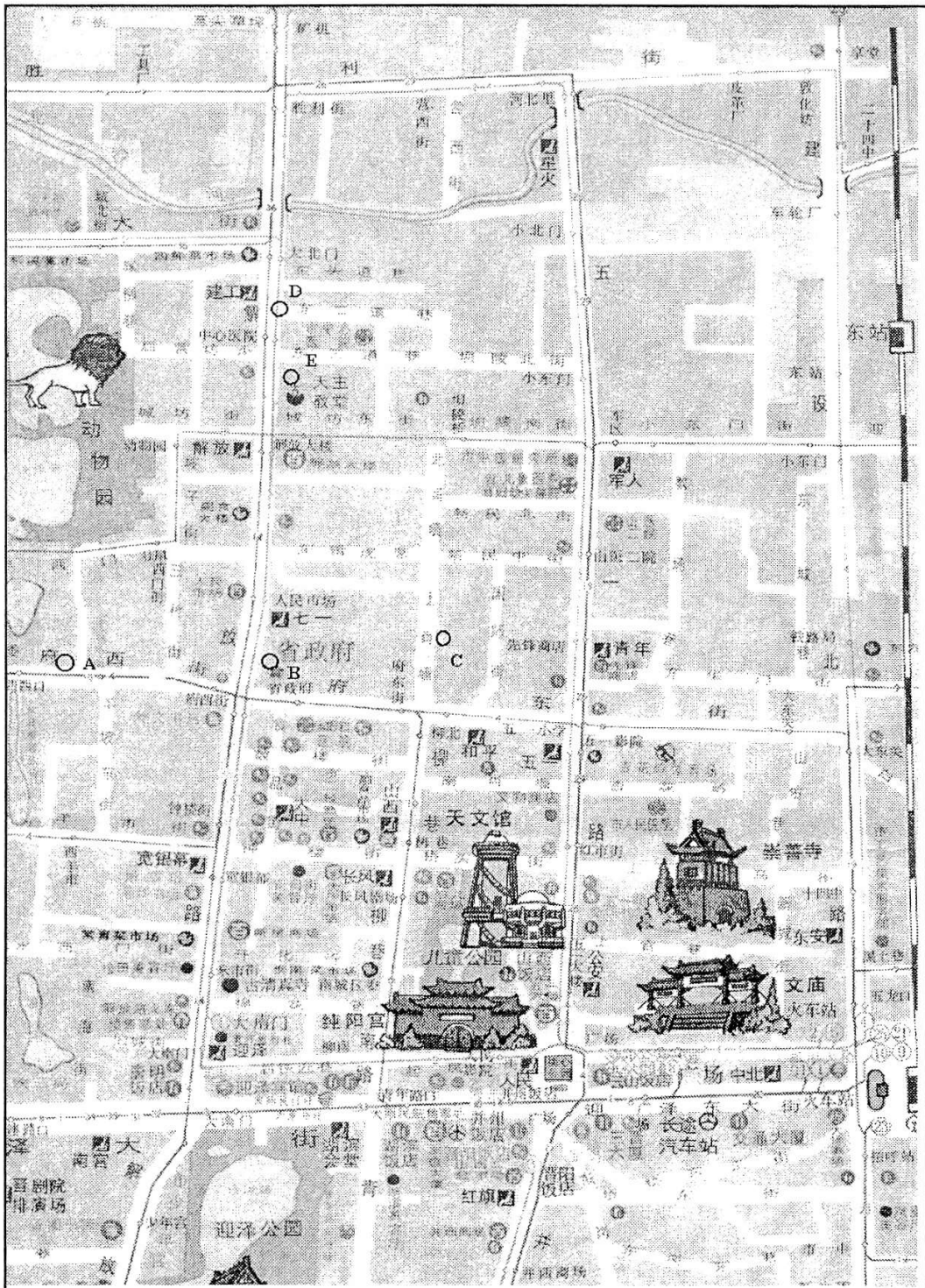
梵二大公會議文獻中的《教友傳教法令》第十一節指出：「教友夫婦相互間，以及對於自己的子女和家庭中其他成員，是聖寵的合作者和愛德的

見證人。對於自己的子女，他們也是第一批信仰的前導和教育者，他們應以言以行教育子女度基督徒和傳教的生活。在子女們身上發現了聖召時，應竭盡心力去培育。」李家聖召的種子，可說是由殉道者的血所播種的。

感受及期望

中國致命者勇敢的故事之多，令人感到欣慰，但由於過往太少人傳述這些事跡，以致很多珍貴的片段漸漸為人所遺忘，十分可惜。今次中國致命者列聖，只是眾多致命者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相信日後仍有更多致命先烈進入真福品及聖品的行列。中國致命者列聖的進展十分緩慢，有外在的原因影響著。一如《中華殉道聖人傳》一書所寫，由於大陸由中共統治，列聖調查的工作無法進行，造成一定的困難。

在目前，我相信香港的教友有兩事可以做，首先是熱切推行中國聖人敬禮。有些堂區的教友根



太原市地圖

- A 主教及致命者集合處
- B 原撫台衙門 主教致命處
- C 上肖牆，棉桑局兩位女教友致命處
- D 東頭道巷，33人致命處
- E 主教座堂，現有大堂於義和團事件後重建

本不知有中華聖人列聖這一回事，知道的也不了解中華殉道聖人的意義。所以我們必須積極推行中國聖人敬禮，好讓每位教友都知道中國聖人的重要性。

其次，應鼓勵更多人書寫致命者的事跡。特別是致命者的後輩，他們過往很少書寫先輩的事跡，十分可惜。在台灣，有些教友正在努力書寫致命者的歷史。希望香港的每一位教友，知道中國致命者事跡的，都能把事件書寫下來。

附錄：

現附錄三十九位致命者的名單於本文以後，以茲紀念：

依納爵李澤春

伯多祿李忠義及其子瑪弟亞李士顏

若望樊俊其子樊味增爵

安德肋樊珍

老楞佐李景春及其三個兒子：李瑪弟亞、李若望和

李安德肋

保祿李謙誠及其子

瑪竇李永忠和一歲小女亞加大，

安德肋郭銘

若瑟梁虎兒，

郭秀及其子郭若瑟

李廣父子二人

郝開素

秦望牛

李滿州

劉瑪竇及其子女：九歲的劉西滿及一小女孩

西澗河的三位：多默、類斯和彼利日大

王虎兒

王光榮父子二人

不知姓名者五人

殉道未果受傷者三人：若翰李士恆、趙二牛、趙銀

虎